# 四書說苑

# 四書說苑卷七

##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在陳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集解史記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辨之極確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孔子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絕糧陳蔡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蔡既遷故蔡地皆

屬楚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就葉公與蔡國無涉（典林）陳蔡之厄朱子以爲在哀二年然是時游夏之年未踰十五遂相從患難似不合故其事當在六年孔註以爲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謂自宋適陳即遭此厄則先於哀二年抑又誤矣蓋應在六年史記之時可信絕糧因陳之被兵孔註之事可信參伍以求其所不可信者置之（問荅）

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集解）此一節是錯簡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筆解）

史魚○襄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皆官名非氏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史爲氏非如集注云名余最愛仲尼論史鰌曰直能曲於人猶吳季子云曲而有直體併妙 釋地

甯殖放弑之謀○王伯厚謂甯殖當爲甯喜喜殖子也出獻公孫林父甯殖皆爲之弑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爲也 摭餘說

行夏之時○建子天道也建寅人道也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夏正所以爲善商初以十二月爲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爲常期用此始事非謂地闢於丑別有一正武王伐商亦以子月無妨農功遂爲朝正

之期其順時爲政猶夫商也但商之著月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焉 讀禮疑圖 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火六月北伐禮夏須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曆稱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歲終十三月爲正歲先王遵夏時之明悟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物此志也 後錄

兼殷之輅○禮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路周輅也商輅所辨則木輅第一推作大路而先路次之次路又次之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列作三輅正商輅等殺之準蓋輅不始於商商不止一木路子取殷輅並非堅樸不易敗

乘謂大路越席原貴質素商以木輅爲大輅則不失輅制爲可法耳 稽求篇

服周之冕○冕服之用自祭祀外見於經典者十有一玉藻予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註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二也周官司服饗射則鷩冕三也四也據註及正義食禮在廟亦鷩冕五也覲禮天子衮冕負斧扆以朝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天子諸侯爲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於天子予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於太祖十也節服氏衮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後儒專以祭服當之誤矣 述學 冕旒有二說前後有旒者

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前無後者大小夏侯氏說也江永云大戴禮入官篇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當從夏侯氏說 典故覈

鄭聲淫○淫者過也水過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過於樂曰淫聲謂鄭作樂之聲非謂鄭詩皆淫 丹鉛錄 放鄭聲主聲不主詩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皆淫於色而宋本無詩或曰凡樂非雅者謂之淫聲 策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當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 義疏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乾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日知錄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

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集解行馬者借人乘之此史之闕文也夫子謂始時猶及見此今則亡之無復古意矣惜其以私見去之也集說世亂史之記注不明前代之事有闕文者仲尼猶及知之至於稱備俱絕非仲尼所知也故春秋斷自隱公小傳

知及之○此章論為政以及之民者凡十一之字俱是一義桉包咸舊註以之字屬官位解不如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徐仲山曰及之是及民以下諸之字皆是民字葢夫子論居官臨民之法朱註乃以理當之稽求篇

民之於仁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與馬意不同疏

當仁不讓於師。當仁者宜為人師可不復讓當仁而讓於人師則道幾乎不傳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樂則才非當仁亦不可不讓於人師 小傳 宋王旦怒試者解當仁不讓於師師字作衆字解以為悖古不知說本賈逵並非杜撰 小倉山房

辭達而已矣。三代之世諸侯重邦交論諸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取專對之辭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經證經

可知僻遠之義 潛研堂

虎兕出於柙○集解曰陽虎家臣而內畔是虎兕出於柙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 義疏

遠人不服○集註遠人謂顓臾然曰在邦域中曰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考哀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六七十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 釋地

而謀動干戈○干戈皆兵器干一名楯一名櫓又干之爲言扞也牧誓比爾干註云並以扞敵左成十二年狄卒皆抽

戈楯冒之是也戈似戟周禮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註云今時句孑戟也考工記冶氏爲戈戟戈則兩刃廣二寸戟則三刃廣寸有半又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戟柲一丈六尺詩云修我戈矛又云修我矛戟是戈與戟不同鄭以戈爲句孑戟者蓋以漢制言顧命兌之戈在東房又云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而不言戟者豈非以戟長於戈不可施於東房階戺之間耶故知戈與戟形相肖而長短大小不同 類考

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之說有二鄭康成曰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金仁山謂屏以限內外蕭疏可通望故謂蕭牆按釋名曰屏自

障屏也蕭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蕭之言肅當從漢訓據徐說

四世矣○孔註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其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遂子家者行父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文子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典林桂邢疏悼子之卒不書於經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前武子卒即平子立故疑四世以文武平桓爲定又昭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又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又曰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據此失政始

宣公專政始文子安國以文武悼平爲四世似未考悼子未嘗得政言發於桓子時也欒祁史墨言於昭公之時故云四公三世孔子言於定公之時則已五世四世矣集解

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曰今世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古義

見善如不及。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如不及見之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嘗試之求之於今齊景公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隱於求仁者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求之於今未見其人求之於古伯夷叔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用善晏子

之言而不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正而幸公室僅存嗣君不定而幸晏子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閒雖擁千乘之富其沒也無德可稱夷齊兄弟遜立舍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卽人心之安循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民到于今稱之卽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 集說

齊景公有馬千駟○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爲一章 湖南講

程子曰扣馬諫不諫則不可卻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甘心薇蕨於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 湛淵靜語

艾千子云論語但云餓於首陽後人何故添出死字當時遜國而逃暫時窮餓中子既立便當

復出豈至餓死若夫扣馬采薇不見經傳太史公取韓詩外傳之言爲據他書未聞 釋地 紂時黎老播棄夷齊失國是以不免於餓聞西伯善養而歸之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明矣 可儀堂文集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德作得校王註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皆以斯字即指德言直截自然若改爲得頗乖文義 校勘記

邦君之妻○孔曰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 集解 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註自稱

於諸侯謂饗來朝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删於經傳當時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美之饗齊侯者子既貶之春秋又與門人議及此論語所以記之而與禮記不合與考異此章本古語記於衛靈問陳之册末蔡氏覺軒以爲爲南子發也南子使人於夫子云凡四方賓客辱與寡君爲兄弟者皆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是稱之異邦曰寡小君也公子郢對靈公言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是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衛人邦只稱南子總爲此邦君之妻四字不明夫子鄭重言之欲其顧名思義耳論文

孔子時其亡也○桉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

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豚而瞰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諂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妄甚矣孔子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駢枝

懷其寶而迷其邦○此節自孔子曰以上俱陽貨自爲問答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語余葢讀史記留侯世家悟出世家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此以下七日字皆子房自爲問荅於漢王無涉與論語文法同

釋地

公山弗擾章○左定公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須句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人奔齊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貨之畔在定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貨則季氏已料其畔矣亥年召孔子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十二年孔子爲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恃遂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

之平季氏之召終亦以之應矣如此說則左史得以相通而事理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大誤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平素省遠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 考異

子路不說。江熙解曰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鬪浮海而喜鬪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鉤沉

吾其爲東周乎。敬王去王城遷於成周自是之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 鄭註 平王東遷能修復西周之政

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筆解 此釋子路之疑吾其爲東周乎言已不爲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張私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不爲也此明雖之公山氏非助其畔 小傳

佛肸召○史記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小大哉夫子但以堅白恆理答之 考異

中牟○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正佛肸據邑以叛之

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其險亦可知 閻若中牟有二一爲晉地一爲鄭地佛肸以畔晉之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滎陽晉之中牟昔人未明指其地史記索隱云當在河北漢志臣瓚註以爲在漯水上按定九年傳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衛自開州至邯鄲湯陰其必由之境今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近之 辨正

匏瓜○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

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集解義疏云匏瓜星名

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註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

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

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日抄埤雅云長

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

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名物考

周南召南○朱牧仲云南之爲國見逸周書南國名南氏

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云其地在

南郡南陽之閒水經註及之釋地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

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女乃令其妾候禹於

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與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水經註引周書盖本於此 策校

鄉原○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 集解 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 義疏 集註原與愿同非也愿慤則爲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汚所謂鄉原實指推原人之情意以求苟合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而爲德之賊也 示兒編

孺悲○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註云時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乃復書而存之是孺悲蓋孔子弟子史記家語不入弟子之列

故朱子稱魯人豈因孔子辭疾而絕之耶然歌瑟使聞視鳴鼓攻求何如而孺悲不以弟子稱何耶 類考 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潛研堂

宰我問三年之喪○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發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疏

期已久矣○期已久矣之期音其謂期限也易歸妹愆期書髦期倦勤禮百年曰期頤左傳期以明年史記不期而會皆是期可已矣之期音姬謂期年也書期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期之喪達乎大夫孟子爲朞之喪皆是左傳二十三年傳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字謂期限下期字謂期年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句絕文義自明三年已久期年可止兩相呼應集註俱訓周年似未協 識小錄

鑽燧改火○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老則愈烈遇物輒然若薪火性柔無忽燎速熾之患橫渠云水之爲患少火之爲患多寒食禁火必盡息天下之火然後出之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爲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新而烹味佳是鑽燧之意 湛淵靜語 火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

於人也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疢疾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日知錄

木燧以鑽火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正內則子事父母右佩決捍管遰大觿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至其義則皇侃諸儒以爲配五方之色賈公彥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不黑是未得其說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說賈誼書槐檀爲東方木榆柳爲南方木故春取榆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之西方也秋取柞楢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與淮南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云云者合改火解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按四輩經比邱尼經音義引無流字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葢因通行本增入 古訓

微子去之○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子箕子拔之劣焉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諫之晚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尚書洪範見武王俾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葢萬世之仁乎 筆解 微子爲殷之本支宗祀絕續繫焉故雖諫而不强諫卽去之箕子奴矣得諫者獨有比干故比

干益强諫不已以身殉之爲奴在去者已去之後諫死在奴者已奴之後論語三仁次敍必非倒亂本紀謂箕子因比干剖心而懼乃佯狂大謬 經句說

齊景公待孔子○爾雅云止待也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劉向說苑正諫篇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 疏證

以季孟之閒待之○春秋之世三卿次第無常如季文子爲上卿孟獻子受三命同爲上卿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司徒爲上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

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禮遜於季及敖之與茲茲無過敖以荒淫幾斬其祀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已不可支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振起與文子共當國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雋於叔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 附著

吾老矣○閻百詩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會亂適齊當補集註曰景公自言吾老蓋年近六十云按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微射老字虛非實字殆未可補 問道堂

楚狂接輿○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 疏 論語止言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自莊子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註家從之竟以爲名非也 釋地

高麗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頗與古合蓋接輿乃楚狂之名過

孔子者過孔子之門也莊子人間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

輿遊其門正指此事故鄭君註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最爲

明確包咸以下爲下車甚謬 校勘記

長沮桀溺○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子路問

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

篠丈人之類葢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

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爾 考證

耰而不輟○櫌摩田器從木憂聲論語櫌而不輟臣鍇曰

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 說文繫

傳 許曰櫌摩田器鄭曰櫌覆種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

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曰耰摩平也齊民要術

日耕荒畢以鐵齒鎒鏤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桉先云再徧杷之卽國語所謂疾耰待時雨也後云勞亦再徧卽鄭所謂覆種也許云摩田當兼此二者說文註

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集解

以杖荷蓧○蓧耘田器以杖荷蓧謂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蓧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蓧耘田植杖者置杖也以杖荷蓧植杖而芸則蓧爲耘田器明矣包曰蓧竹器此有脫誤說文註

四體不勤○丈人之對謂吾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而已安知孰爲夫子乎集說包曰丈人不勤勞四體不分

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鄭曰分猶理按理治也言不親理其事包云分殖意亦同 古訓 丈人一遇子路必不直斥之如註所云陶淵明作荷蓧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其非責子路語可証 記疑

植其杖而芸○孔註植倚也朱註植立之也按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植其杖作置其杖蓋植置字同詩商頌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爲植書金縢植璧秉圭鄭註云植古置字孔傳亦云植置也 辨正

子路曰○路下有反子二字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補缺 集註云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有反子二字古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

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不宜收用 羣疑

虞仲○仲雍嘗治吳爲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事兼仲雍生夷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何爲反次敘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據 日抄 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爲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時國滅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言虞古虞吳字通疑二書所稱虞仲並吳仲之誤 日知錄 周有兩虞仲左傳註及周世家所謂虞仲前虞仲也仲雍也吳世家所謂虞仲後虞仲也周章弟也左僖二十一年傳曰虢叔自北

再入是虢叔數十世之後又有虢叔不嫌有二虢叔也虞仲有二虞仲不亦宜乎 經句說

朱張○王弼曰于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同 義疏 釋文出朱張鄭作侏張音陟留反枝鄭氏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譸張爲幻本或作侜張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枝下無謂朱張之語 挍勘記

隱居放言○包氏註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註亦有味 紀聞

太師摯適齊○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亞飯三飯四飯

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貳大師者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言之序不茍如此 榕村語錄

大師摯等孔註以爲魯哀公時人漢書以爲殷紂時人鄭康成於師摯之始謂是魯大師名於大師摯適齊謂是周平王時人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諸說不同當以孔註爲正 辨正

擊磬襄。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自有職守豈能至衛而孔子從之學乎註本家語云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誤 釋地

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集解 正叔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程子外書 施者謂施以刑也左傳殺雍子羊舌鮒於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外家强横亦曰今將一施之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之也集說

周有八士○周書和寤解尹氏八士註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董仲舒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紀聞 按國語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註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也據此則是文王時八箋義 及冢周書克

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益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益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皆南宮氏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云子尚捐俗氛季隨躡遐軌丹鉛續錄云蒙山之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類考

子夏之門人○史記弟子傳孔子旣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漢書藝文志李克七篇註云子夏弟子楊士勛穀梁傳疏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淑一名赤魯人皆受經於子夏經典序錄子夏嘗授詩於曾申或云曾

申宗隱別錄稱墨子書有文子是子夏弟子曝書亭集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又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集證

君子尊賢而容衆○尊賢二語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此必子張述所聞於夫子者下五句方是重申己意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闡乎夫子漢人已作是說矣 考異

區以別矣○胡五峯謂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也此用樂記區萌之區當讀如句 紀聞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

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之蘇解近是古訓

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集解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慼不得過毀至滅性滅性則非孝疏

則哀矜而勿喜○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爲司寇同牢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焉云勿喜得其情失之筆解

紂之不善○蔡謨曰聖主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

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義疏　按史記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不善原不如是惟費仲惡來諸臣助之爲虐遂如是之甚耳武成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云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爲魁主左昭七年引此文杜註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林註亡人歸紂如魚集於淵獸集於藪可爲天下之惡皆歸明証識小錄

夫子之牆數仞。諸家說仞或云八尺或云七尺程瑤田言七尺者是楊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註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不得

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全伸而不屈用以度深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說文測下云深所至也玉篇云度深曰測測之爲言側也余說與之合矣此說甚精仞說可定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說文註

允執其中○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解　閻百詩曰堯命舜數語躬中窮終一句一韻禹謨述之中間雜以他語失

古人以韻行文之體況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永終二字本作吉祥字不可以絕字訓也自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外漢武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班彪王命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一倒義尤顯至魏志始有山陽公識天祿永終之語作大禹謨者正訓終爲絕與原義相左矣古文證疑

予小子履○此湯旣伐桀之後大旱請禱之辭非伐桀告諸侯之辭也孔曰墨子引湯誓其文如此枝今所傳古文

尙書載此在湯誥若孔旣訓古文尙書不應舍而旁證墨子矣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取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罪余一人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詩傳皆云湯之救旱禱於山川則古文尙書之謬可知 後錄

周有大賚○集註引武成大賚於四海又引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則賚兼二義一是散財發粟一是大封功臣也又集解云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亦通 典故覈

雖有周親○孔傳論語曰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周之才不如商解泰誓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一人手筆懸絕如是孔穎達謂尚書爲伐紂誓師之辭論語乃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而不知義之難通也古文證疑　按今孔傳本作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則穎達所見本作少字集註引孔傳誤作多葢據誤本故也校勘記

百姓有過○孔氏謂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也蔡傳以過訓責謂百姓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繹上下語脉更爲親切

御案內取之 摘要

興滅國○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 異義

無小大○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註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有是怨者按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非也 後案

不知命○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孔云窮達之分非筆解知命即易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君子不言禍福况禍福無求知之理乎 稽求篇

# 四書說苑卷八

##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孟子○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輿一作子居楊倞荀子註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與輿字訛也廣韻軻字註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或云羣書多稱子車讀平聲爲是況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雜記

見梁惠王○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卒至襄王立謂之今王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先梁後齊

其事皆合史記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日知錄孟子見天下之勢在秦秦用商鞅專務於利不知有仁義梁用孟子則可以勝鞅梁行仁義則可以制秦天下俱受其利不獨梁也此首見梁王之深意史謂孟子先至齊書託始於此以言仁義故非其實矣九經鑰

孟子對曰王○惠王所以改元稱一年者是年與諸侯會於徐州相王故也而史記相王之事係於襄王元年夫惠王已稱王矣其子又相王何爲乎誤矣典林讀孟子者不可不先讀竹書若梁惠尚未稱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孟子曾不儀秦若矣閻氏不信竹書則於孟子見梁惠王章已

不可解 紀年集證

王亦曰○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已言爲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疏

顧鴻雁麋鹿○鴻雁三同三異秋來賓一同鳴如家鵝二同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漢三異 博物志

大曰鴻小曰雁出毛傳說文因而例之曰大曰麋小曰鹿註當云麋鹿之屬耳其別處在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麋一本作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謂麋大於鹿 釋地 舊以大小爲鴻雁之辨然鴻亦自有大小陸璣曰鴻羽毛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

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徐氏日記云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雁然鴻不是雁蓋鴻雁雖一類而自分大小小鴻不是雁則大雁之必非鴻可驗讀詩傳

埤雅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慾而性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乾隆三十二年奉
勅改正月令麋角解作麈角解 集證

經始靈臺○小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孫疏云言文王之德化行如神靈之所至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劉向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合詩傳云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似未

確辨正

不日成之○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註 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於事理亦恊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成一臺者古註不可易天祿識餘 此解有味朱子以爲不終日得毋形容太過且既已成矣何必又戒以勿亟經咫

白鳥鶴鶴○音義云詩本作翯戶角切古字假借說文翯鳥白肥澤貌從羽高聲詩云白鳥翯翯賈子新書禮篇君道篇引此詩俱作皜皜文選景福殿賦皠皠白鳥註云皠與鶴同按鶴疑皠之形似譌考異

時日害喪○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

亡我與女俱往亡之詩

數罟不入洿池○詩魚麗于罶鱨鯊註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疏云庶人不總罟總作緵或作數義俱通王制云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箋義

斧斤以時入山林○有因地之時仲冬斬陽仲夏斬陰盡物性也有因物之時服耜斬季材利民用也有期限之時斬材有期日不盡物也專指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義未盡 典故叢

而不知檢○檢一本作斂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三代雖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 鶴林玉露 常平蓋古法

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班氏食貨志檢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視年之上下出斂法正謂此耳捫蝨新語

五畝之宅○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然取於便農功還饁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爲一邑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市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讀禮疑圖 趙註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然孟子明曰

五畝之宅周禮宅田註亦曰五畝之宅未有言二畝半者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畝半爲廬舍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苫茅於壟間爲憩息地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詩云饁彼南畝從乎邑而言之若田中既有二畝半爲廬舍何必從邑中往饁乎若謂自廬饁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饁乎且婦子皆處廬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何以云什一乎將註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陔餘叢考

東敗於齊○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按齊救趙敗魏桂陵之役救韓敗魏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爲救韓則自相矛盾 辨正 按此所謂大敗將復之事但討家罕及考前魏圍邯鄲邯鄲降齊齊使田忌孫臏伐魏敗魏桂陵則是邯鄲亟拔中北於齊魏固無日不圖報復至是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攻齊惟其爲齊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故曰大敗將復之據此可爲孟子之明証 時世考徵

西喪地於秦○按紀年魏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此後稱今王今王者魏襄王也史記言秦取少梁東地至河惠王時未嘗喪七百里至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此正喪地於秦七百里之事皆在惠王時孟子未至梁而史記誤繫之於襄王者是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也補義

南辱於楚○集註以與昭陽戰喪事爲楚辱之証但史策皆云亾其八邑非七邑耳葢以紀年惠王改元數之史稱襄王十二年乃惠王後元十三年其時孟子亦未至梁也

包少東據國策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間以爲惠王時南辱責證是不知竹書改元爲又十六年之說 時世考徵

顧比死者○比當讀上聲比猶比方仿效之也蓋將不顧其身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而雪其恥 辨疑

亾其七邑○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晉於襄陽得八邑索隱曰襄陵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集註作七邑恐誤 箋義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註 許謙云易猶淺也蓋深耕則疏通而苗易發達淺耨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雜記

無以則王乎○旣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

道耳註以王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 辨疑

將以釁鍾○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鎮寶器註正韻釁與衅同血祭也牲血塗器曰釁血者陰幽之物釁用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又罅隙曰釁呂覽本味篇湯得伊尹之鼎祓之於廟釁以犧猳祓者厭除不祥郎正韻所謂禦妖也朱註取塗隙之義不取禦妖之義 雜記釁者交神明之道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小子釁邦器軍器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鎮寶器皆釁器之事趙註塗其釁郄此是從鐘字望文爲解於義未賅廟社龜

焉有何釁郄也雜記凡宗廟之器成則釁之以豭豚凡釁無用牛者釁亦名刉珥用毛牲曰刉羽牲曰珥 典故覈

吾不忍其觳觫○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觳蔌當作觳觫觳從豕尾懼貌觫從角角懼貌漢隸又作觳㾊㾊寒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丹鉛錄

爲長者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爲耳 註 舊說以枝爲肢體之枝字義本是然事卻迂僻不可取爲長者屈折肢體是卑幼常用易行之禮貌耳如歛手屈膝折腰之類說者宜云枝與肢通 辨疑 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支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

稱言爲長者揖拜耳傳疑録朱註云樹枝之枝於爲長者三字全無意義似宜從古掌故

刑于寡妻○註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入孝從以及兄弟義勝詩疏所云嫡妻唯一故云寡也蓋此與禮孤寡書寡兄本殊彼皆自稱之辭此爲追頌文王太姒之德何庸謙乎鄭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亦不必溫故録寡妻嫡妻也妾爲庶則嫡爲寡按說文御正字古文作馭治也書曰御下以簡又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御本同馭傳讀御爲迓訓作迎非讀詩傳識

方千里者九○天下之勢何獨限以九千里按大司馬職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詩云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葢自王畿內凡五百里兩面相距皆爲方千里也其外曰侯畿曰甸畿曰男畿曰采畿曰衛畿曰蠻畿曰夷畿曰鎮畿曰藩畿兩面相距各一千里王畿一千里九畿九千里鄭景炎云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九畿之數合王畿之數總一萬里此說有據 箋義

王語暴以好樂○好樂之樂當音洛世讀如字誤矣莊暴章惟鼓樂讀如字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不然方言禮樂而又言田獵毋乃非類乎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可證孟子 釋地 或謂好樂二字别未見愚曰唐風好樂無荒箋云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是孟子好樂之樂音洛固有所本矣 識小錄

蹙頞○正韻頞音遏鼻梁也孫奭云頞鼻頸蹙頞蹙其鼻頸而愁悶也呂覽孔子食昌蒲縮頞而食之注云頞鼻梁雜記 按史記蔡澤傳蹙齃齃卽頞謂鼻蹙眉也吳志諸葛恪傳折頞廣頷分明頞與頷異

釋地

文王之囿○周都岐山下大約七十里之內岡嶺陵麓爲多四時之田在其中因名之曰囿非規其地養禽獸恣遊觀也若靈囿在辟雍之旁不過一射囿與齊之囿名同實異 讀書記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王伯厚據此以爲文王囿七十里之証漢書地里志文王作酆有鄠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意當日或蓄育鳥獸之所而弛

其利於民耳 典故叢

文王事昆夷○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蓋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疏

以遏徂莒○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 註 按韓非書云文王克莒莒之爲國名有明證詩作徂旅恐誤路史辨之曰彼上方云整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紀子帛莒子盟於密莒紀密之近也王伐密於此遏其往莒之師宜莒之爲正 辨正 詩旅莒協韻若作其旅則一韻二旅顯係誤文當依孟子作莒蓋密阮共莒皆周之隣國密人侵阮又往侵莒於是文王怒而整旅以按止密人使不得往傳曰旅地名疏曰毛以旅爲周地非 識小錄

寵之四方○天生下民爲作君師以助天光寵之也註古文改寵之爲寵綏合下四方爲句刪唯我在三字又改天下爲于意氣索然不見武王自任之勇且趙註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今以四方屬上亦誤 經義雜記

一人橫行於天下○一人指紂而言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而不順天 疏 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至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猶上文引詩畢然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今欲竄入武王口中不得不去末二語又改天下爲于字矣試思此處除一人橫行二句有何勇而孟

子引之乎　古文疏證

有人不得○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註

朝舞○或曰朝水名金履祥曰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

王云潮舞水名出南陽誤以儛爲潕也一名朝因朝夕之

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雜記二山

余意在海盡頭如成山召石山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

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自

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

琅邪凡三千四五百里雄心遠畧眞從前所未有釋地

一游一豫○趙註豫亦游也游亦豫也案游與豫明是兩

事晏子內篇問下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

助不給者謂之豫又管子戒篇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因知引及夏諺正是分證春秋兩句文選東京賦云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薛綜註云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嶽是時蟄蟲皆閉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李善註復引晏子以明之是張衡亦以游屬春豫屬秋趙註不可從詁經精舍

師行而糧食○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註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於株左傳食時而至蓋

言近也按說文訓糒爲乾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潛研堂集

爲諸侯憂○古註謂列國諸侯全謝山云古註之說較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覇者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毛西河曰邑宰縣長不得稱諸侯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諸侯也蓋流連荒亾奚止臣屬憂即列國亦當憂者即以齊景事作證左傳齊侯疾諸侯多使問疾者梁邱據曰今君疾病爲諸侯憂則疾病尚爲諸侯憂況他乎此恰是齊景事亦恰此四字較古

註尤詳攈餘說

畜君何尤○言臣說君謂之好君註畜愛也詩拊我畜我謂父母愛好之故君臣相悅即以愛君爲悅君今曰畜止也君有欲而臣止之招君之過尤且不免安得相悅臆義好畜古聲相近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閒居及坊記註並云畜孝也釋名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爲訓也

疏證

哿矣富人○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哿嘉俱以加爲聲而義相近嘉與樂同哿之爲言猶嘉耳故玉

篇曰哿嘉也傳訓哿爲可亦快意愜心之稱鄭箋曰富人已可惸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義矣述義

于橐于囊○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惟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鄭註說文有底曰橐無底曰囊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曰橐無底囊三說不同並存之示兒編橐與囊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說文云橐囊也囊橐也疏證

古公亶父○古公者故公也說文古故也穀梁傳踰年不

卽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穆天子傳云太王亶父
古義傳曰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質也箋曰諸侯之
臣稱君曰公按此說是也蓋名亶而字卽亶父耳周人詠
詩而所詠之公乃在殷世豈非久乎 經句說

來朝走馬○正義云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書曰王
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蓋此例 蒙引

雖萬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
二十四兩今註誤爲二十兩 疏

齊人伐燕○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嘗伐燕燕文公
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
所載伐燕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沒後故以

諡稱趙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無諡可稱趙注亦止稱王也日抄黃氏之說汪武曹難之曰齊僅取燕十城何得云五旬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倍地燕十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公孫丑篇所載伐燕事即梁惠王篇所載伐燕事予又得一證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考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己卯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距武王伐紂計七百七十八年中間有伐燕事孟子因而去齊故曰七百有餘歲若伐燕在齊湣王十五年己酉爲周赧王三年

上距周初八百有九年何以七百有餘歲辨正 按孟子於去齊曰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追溯之曰得侍同朝甚喜明孟子去曰之齊王卽初至曰之齊王也孟子曰王由足用爲善明宣王可當之湣王不能當也然則孟子在齊始終一宣王耳安得有湣王事入於孟子書哉考異

伐燕一事國策最詳子之之死儲子謂宣王宣仆燕正儲子爲相時也王令章子將兵以伐燕正孟子與游時也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宣王十九年孟子致爲臣而歸後二年燕昭王始立二十八年樂毅始伐齊湣王走死是破燕者宣王而爲燕所破者湣王蓋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卽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耳識小錄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恐其不來也只是願其雨而又疑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 蒙引 爾雅疏雷謂之霆霓霓有霆霓有虹霓虹霓蝃蝀也能截雨者霆霓乃霹靂而掣電者大旱望霓望霆霓也 篠湯櫛偶錄

齊人將築薛○史記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以客海人魚之諫乃止其子孟嘗君又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稱薛公是薛為齊有久矣今又從而城之則蠶食窺伺之謀益深滕安得不恐 集證 築薛之為孟嘗無疑續漢書輿地志云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是也集註齊取其地城之 似至滕文時始取薛者誤

讀孟質疑

踰梁山○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者禹貢治梁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南接岐山縣界太王所踰之梁山也元和志以此梁山為治梁之梁非是 辨正

曾西○趙註曾子之孫朱子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楚闘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紀聞 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為曾子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 考異

今言王若易然○今言王若易應讀成句下文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文理纔順若然字連上讀則易然二字不成文理小倉山房

賢聖之君六七作○趙註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集註補之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之爲武丁後一代賢君無疑溫故錄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實誤釋地七世元板七作九註原不誤鋟本譌耳讀書記

雖有鎡基○趙註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周禮薙氏註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禮記月令註田

器鎡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錤文異而義同 養新錄

速於置郵○說文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驛傳也從馬日聲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置猶郵速驛遞馹疾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程 丹鉛錄 按春秋時已有單騎左昭二十五年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謂騎馬之漸漢曹參傳取狐父祁善置師古曰置若今之驛也是也釋言郵過也謂境上舍禮所謂郵表畷 鑑山樓

告子○趙註告姓也名不害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然趙註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按薛氏人物考獨遺告子豈卽以浩生不害爲告

子耶雜記浩生複姓不害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釋地

孟施舍○施非助辭宜以施舍爲名舍豈能上合有施字蓋傳寫脫漏辨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爲仲孫氏名何忌春秋定六年但稱忌孟施卽不脫字亦不嫌其自稱舍也考異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與補缺

夫志至焉○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卽到此也王陽明亦云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雜記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後漢書傳燮傳云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註引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漢書敘傳上註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

至大至剛○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註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闕一不可如坤所謂直方大方即剛也言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若治世之音安以樂之類葢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始見浩然之氣遺書

配義與道○程子云無是餒也便是氣無義以爲配故必有事於集義如此解上下文一氣本自了然朱子謂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劈分兩扇得毋失之支乎問荅

非義襲而取之也○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葢非義則是襲而取之也若三字連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此不合纂箋

必有事焉○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 註倪文節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勿正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句心勿忘句亦難解味正心二字原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爲二字故耳葢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 書影 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註如此宋初傳本已別作疏者不及見畐字之舊經矣後儒唯聚訟於心字之上屬下屬而此事字之異於舊經未有進測之者 考異

曰伯夷伊尹何如○盧文弨云依趙註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註本憭然 註問伯夷一人

孟子乃及伊尹 按勘記

智足以知聖人○古註聖人句汙字另爲句朱註從之惟蘇洵讀聖人汙爲句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徒得其下焉耳程明道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汙曲 雜記

般樂怠敖○趙註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甚敖遊敖守不當以去聲讀 大香樓

廛而不征○周禮鄭註云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卽今之墟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卽今人浮鋪此極明析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市有宅豈得奪人之居

以處他國乎 名物考 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此四布皆謂之征布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註云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是但有廛布無餘布也是謂廛而不征廛人又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又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司農云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 典故叢

廛無夫里之布 ○ 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布註云布泉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

口率出泉也漢法口百二十而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遂以夫布與里布對說殆未深考 人物考 載師任地使無曠土閒師任民使無曠力故宅不毛者民無職者各有罰也朱子謂夫布是罰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邪公卿占民田爲亭臺池沼者其說甚明載師任地之法故稅重閭師任民之法故稅輕集註言里布不言夫布復舉夫家之征蓋沿趙註之誤 日知錄 夫布見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宅不種桑麻或作爲臺榭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

稅也此民之常職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之今皆除之則居廛者受惠矣補義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土宜教氓又新甿之治註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以詩與孟子証之尤信詩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此民之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故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集證趙註氓者謂其民也淮南

子修務篇輕賦薄歛以寬民氓高誘註野民曰氓朱子野人之稱本此按說文氓民也從民亡聲讀若盲民與氓有別葢本國生長之人則謂之民自他歸往之人則謂之氓故字從民亡又按周禮遂人以下劑致甿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疏大司徒小司徒皆云民不言甿此變民言甿者宜是異內外而已而旅師職內凡新甿之法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註新甿新徙者治有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亦可爲氓爲亡民之證蔵

小錄